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動機：

中亞的民族主義從 19 世紀到現在，在世界政治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今天不僅僅在中亞，還有世界不同地方的許多國家，民族主義在現今的政治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尤其在確立自己國家認同，民族主義成爲一股推波助瀾的力量。不過外界對中亞地區民族主義的發展以及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並未有給予重視，所以關於中亞地區的研究非常少。

1991 年蘇聯解體後，原本位於中亞地區的蘇聯加盟共和國，出現了五個新興國家—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¹自獨立以來，此中亞五國致力成爲政治、經濟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其間歷經一番艱辛的奮鬥，且成就了一些可見的成效，但因爲地理、文化、經濟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使得中亞五國至今仍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其中「民族議題」就是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

中亞五國地處東、西方文化交界的匯集點，歷史上，東方與西方文化的接觸；中國、印度、波斯、羅馬、希臘等國的勢力；北游牧、南農耕的經濟型態都在這裡交匯著。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形態、不同的宗教傳播，構成了此地政治狀況的複雜原因，由於中亞民族的歷史進程，便是這數千年來川流不息的民族遷徙、五彩斑斕的民族交融，以及金戈鐵馬的民族衝突背景中發生，也因此埋下了此地動盪的因素。

中亞位於歐亞大陸腹地，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以其聞名遐邇的古代絲綢之路文化而享譽世界。在這片多元文化並存的沃土上，世居著眾多來自不同地區、種族的民族。長期以來，他們世代繁衍生息，共同開發著這片熱土。經過無數次血與火的洗禮，最終形成了以哈薩克族、烏茲別克族、吉爾吉斯族、塔吉克族、土庫曼族等爲主體的不同民族的穩定共同體。

西元 8 世紀以後，中亞發生了突厥文化及伊斯蘭文化的接觸而進一步產生了文化整合。一直到 19 世紀中期，若干汗國以突厥伊斯蘭文化的集合因素下控制整

¹ 「斯坦」(stan)爲波斯語，意指地方、土地。

個中亞地區；歷史上，汗國的建立是以對蘇丹忠心及尊重伊斯蘭教之各種規範為基礎組成的，而不是民族情感。這與後來進入中亞的蘇聯勢力所採取的以民族原理作為劃分和定國界的依據方式，有很大的差異。

19 世紀 50 至 70 年代，沙俄帝國政府相繼以武力征服了各汗國，致使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卡拉卡爾派克等民族陷入殖民統治。此後，俄羅斯逐漸入主中亞，中亞社會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就多了一種俄羅斯文化及其引導的社會力量因素。直至 1991 年蘇聯解體前，這種俄羅斯文化和社會力量因素一直在不斷地加強和深化。

俄羅斯帝國兼併以後，中亞國家還歷經了加盟蘇聯及蘇聯解體兩個不同的階段，產生了不同於以往的衝突模式。尤其在莫斯科主導力量消退後的中亞五國，其民族衝突與宗教原教旨主義威脅更為嚴重；而該地區蘊藏豐富的石油天然氣，更吸引各方勢力的介入，使得在原本內部矛盾問題外，也潛在國際衝突的危機。

莫斯科勢力消退後，中亞五國本身的力量尚未足夠強大，整個地區形成權力空窗期，因此「美」、「中」等國極欲將其勢力注入中亞地區，使得原本在蘇聯時代的「南部屏障」和「戰略緩衝帶」，隨著裏海大陸棚發現大量的天然氣和石油，除了戰略上的價值以外，也產生了極大的經濟價值，因此導致外力的介入。

蘇聯解體後，其加盟共和國的經濟、政治紛紛擾擾，其蘇聯境內各地爆發了民族衝突，使得西方學者驚訝地提出民族主義與原教旨主義的復活看法。

中亞局勢未來的演變，對鄰近區域乃至國際局勢，都將帶來重大的影響；就中共而言，中亞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有著 3000 多公里共同邊界，還有許多人口眾多、宗教信仰相同的跨界民族，因此中亞地區成為影響中國西部疆域穩定的直接因素。再者，中共一直認為新疆為容易受外國反華勢力與「雙泛主義」—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所影響的地區，在中亞五國獨立後，當地的維吾爾族分離主義份子，積極運用各種方式進行新疆獨立運動。

中亞五國的民族主義表現出何種特色？這些特色的起源來自何處？中亞在未來是否會如南斯拉夫一樣產生族群衝突？因此筆者試圖，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論述中亞五國的民族構成、民族問題的主要表現形式、內容及成因，同時對中亞五國所產生的民族問題作討論和研究；並分析獨立後中亞國家民族理論的轉變和民族政策的調整。

中亞地區有五個國家，各有其獨立的發展歷史，但是烏茲別克民族的形成歷史和其他中亞民族與國家的出現息息相關，因此筆者選擇烏茲別克為案例進行分析。

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所述的研究動機，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

- 一、探討中亞五國民族主義與認同政策的形成過程。
- 二、分析當代烏茲別克國家認同的形成問題。

二、研究途徑

在說明族群與民族主義形成的觀點上，至今的研究，大致上可以粗略地分為二種主要的觀點：一是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另一是建構論(Constructionalism)。筆者藉由分析這兩種理論並參考實際狀況作為建構中亞五國民族主義的基礎。

本質論的觀點，主張族群或民族，是歷史的自然單位以及人類經驗的整合性要素。這些單位或要素是由一些根本的文化要素，例如：血緣、語言、宗教、共同的歷史起源等構成。對個人或群體來說，這些身份是賦與的，很難被改變或否認，因而對一個民族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民族主義事實上是去喚醒這種自然的情感進行國家的建造。

建構論則認為民族純粹是人類晚近歷史發生的現象，而且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殖民與被殖民過程、及近代國家的形成有關。換句話說，民族的形成並不是人類社會形成時原初的產物，而是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創造出來的。一個民族的形成，必須是透過民族主義運動來創造。

筆者認為應該區分種族(race)與族群或民族的形成因素，一些根本的文化要素，例如：血緣、語言、宗教、民族性及「歷史與起源」等，或許是種族的決定性構成要素，但並非決定族群或民族的因素，因為對族群或民族的形成總是關聯於政治的。如哈羅德·伊薩克(Harold R. Isaacs)所說：「最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是外在的政治情境：族群所擁有的政治權力。一個人所屬的族群是宰制的，或被宰制的。」²否則無法說明一英、美、加、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家的英裔族群，雖然在先天的文化要素上並無太大差異，但在國家認同的態度上卻如此截然不同。

但如蓋爾勒(Ernest Gellner)界定下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主要是一個政治原理，認為政治的與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³依照蓋爾勒的說法，一個民族對應一個國家最好的國家典型，但世界上 194 個國家中，多民族一國家的卻有 160 國，佔 83.8%，說明多民族國家才是一種世界性的常態。且一個民族不一定只構成一個國家，如同盎格魯薩克遜人卻建立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

² Harold R. Isaacs,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hange",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9, p.33

³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

筆者較能接受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 的概念：「民族乃是一想像的政治共同體，而且被想像為同時具有範圍與主權的 (limited and sovereign)」。⁴兼顧了主觀意願與客觀條件。而且，雖然區域統合主義的盛行，甚至全球化的趨勢已沛然莫之能禦，或者崛起所謂的「國際長途民族主義」(long-distance nationalism)。但如安德森指出的，民族作為一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擁有限定的範圍與與具有自由象徵的主權。族群或民族的建構是無法忽略族群及民族（國家）的界限的。

另外，在民主憲政國家下，制度對族群形成所扮演的重要性，正日趨加速，因此，若將所謂的「制度認同」納入族群或民族形成的考量中，將更能掌握現代族群或民族形成的真象。從而，由「民族國家」(Nation-State) 的意識型態過渡到「主權國家」(Sovereign-State) 的思考就顯得更為確切與務實。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 Method)。對所蒐集之資料加以歸納分析，就是蒐集有關中亞地區族群情勢，蘇聯解體前後，對中亞主要民族政策的文獻、中外學者專書、期刊、論文以及一般報章雜誌及社會報導，加以整理、分析、歸納、運用，以便對中亞民族主義的出現、發展，作一有系統的比對，並依據這些文獻相互參照，尋求問題的解答。

台灣地區中亞研究逐漸受到重視，清雲科技大學中亞研究所蒐集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對本文撰寫助益甚大。⁵由於獨立後的中亞五國情況都不一樣且民族政策也不同，以單一地區或國家作研究對象，比較能提供更清楚的微觀分析。因此，這篇論文只是以烏茲別克為研究對象，試圖藉由烏茲別克來看中亞地區民族主義的發展，如果往後我還要繼續研究中亞地區，我想我應該到中亞地區去收集資料和做田野調查，並在各國和民族之間進行比較研究。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共區分五章，其結構如下：

第一章緒論

概述本篇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方法與架構、範圍與限制、文獻探討及參考文獻等。

⁴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Verso, 1991

⁵ 清雲科技大學中亞研究所網址：http://w3.cyu.edu.tw/centralasia/chinese/1_1.htm

第二章中亞的歷史族群文化

藉由討論中亞早期民族發展與中亞地區的歷史發展，發現其生活方式、文化與政治制度。從中亞地區最早人類活動開始到伊斯蘭化與突厥化的中亞汗國，中亞族群情況與國家觀念，俄羅斯帝國殖民地政權以及對中亞民族認同的影響。

第一節的重點放在中亞草原游牧部族的政治情況，游牧部族未有一個統一的政權，各自為政，但中亞地區處在地理與交通的要衝上，所以形成複雜的政治與文化背景。

第二節的重點則是中亞地區在建立現在五個汗國之前的政治情況。大約在 16 世紀時，中亞地區出現幾個大的汗國，以汗王為統治者，輔以底下的貴族作為統治集團，此時的中亞地區彼此征戰，但建立政權的條件並非以民族為單位，而是以家族勢力為依歸。

第三節主要論述為 19 世紀時期，俄羅斯帝國時期開始在中亞擴張版圖，並與大英帝國在中亞地區展開大博弈，為了避免衝突，兩國將中亞社為緩衝區。在俄羅斯帝國時期，中亞地區因為地理的關係，成為地緣政治，外交角力的場所。

第三章蘇聯與中亞現代國家體制的建立

討論蘇聯時期中亞民族意識的發展。蘇聯民族政策的出現、此政策在中亞的影響。蘇聯解體後中亞五國獨立早期，各國的民族問題。第一節重點在於蘇聯時期主要的工作在於劃分中亞民族，並著手成立中亞民族國家。當時中亞地區泛突厥主義的意識高漲，蘇聯則藉由強調不同民族的語言、文化等差異做為中亞民族國家的劃分依據。蘇聯試圖以劃分中亞民族國家作為與泛突厥主義的對抗武器。

第二節蘇聯的民族政策較突出的為聯邦概念與本土化的想法。蘇聯以俄羅斯聯邦的概念將底下各加盟共和國收在俄羅斯聯邦之下，強掉在聯邦體制下大家是一個共同體。在強調聯邦共同體的想法下面，蘇聯還要考慮不同國家的差異，所以在中亞地區，蘇聯則推行本土化運動，藉以保存中亞地區民族國家成立的條件。

第三節則在探討蘇聯時期，中亞民族意識發展導致蘇聯解體後，中亞地區的五個加盟共和國也紛紛宣告獨立。蘇聯對中亞地區在經濟上面實施單一經濟區的政策大量在中亞地區栽種棉花，使得中亞地區水土遭到破壞，又大量移民俄羅斯人進到中亞，讓中亞地區的當地民族失業率增高，幾個衝突條件累積之後，中亞地區民族意識更加高漲，也導致後來中亞脫離蘇聯獨立。

第四節討論到中亞五國民族的複雜性與跨境民族的問題。中亞民族雖然都信仰伊斯蘭教，但彼此之間仍有差異，當中亞五國以民族國家姿態成立之後，當中的少數民族與政策就變的很關鍵，也因為民族問題，導致獨立後的中亞五國，時有彼此戰爭的情況發生。

第四章烏茲別克國家認同建構工程

本章為本論文主要論述的重點，烏茲別克成立之後，內部仍有許多民族其異性，就這些民族奇異討論烏茲別克在國家認同上各方面的政策。

第一節重點在討論語言、文化和教育政策。烏茲別克乃是以烏茲別克族做為主體民族而建立的，烏茲別克國以烏茲別克語為國語，所有人皆須學習烏茲別克語，總統選舉的條件之一就是需要精通烏茲別克語。但是烏茲別克未對其他少數民族語言採用平等對待的政策，這讓其他少數民族感到不少重視，也喪失他們應有的權力，因此獨尊烏茲別克的政策，成為烏茲別克內部不安的因素。

第二節則討論烏茲別克境內的宗教政策，烏茲別克境內以伊斯蘭教為主要信仰，但其他如俄羅斯人、烏克蘭人、蒙古人等信仰則與烏茲別克族不同，烏茲別克在宗教上採取較寬容的手段，唯獨對於泛伊斯蘭主義等分離主義運動的組織加以打擊。

第三節則在討論烏茲別克境內對不同民族的政策，烏茲別克雖然標榜多民族國家，但是獨尊烏茲別克得政策下，其他民族無法享受公平待遇，因此導致烏茲別克語其他民族國家產生衝突，境內也有零星的民族衝突，而烏茲別克則採取強硬手段，作為平息民族衝突的方法。

第四節提到獨立以後烏茲別克將國家規範在憲法底下，但是總統卡里莫夫卻藉由不同的方法，不斷擴大總統權力，烏茲別克引進西方的民族議會方式，但為顧及獨立後國家內部的安全，則採取有烏茲別克特色的民主方式。

第五章結論

主要是將前幾章研究一些心得提出來敘述，對於中亞國家急於廿一世紀恢復穩定、發展之願景，鞏固民族—國家架構努力中，民族主義所扮演的角色。

四、文獻回顧

來自各界的民族主義學者討論—民族運動創造國家，或者國家建構民族，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史密斯(Anthony Smith)以及蓋爾勒 等等近代學者觀點替代了古典民族主義觀念。另外，1990 年代，加德吉(Partha Chatterjee)、安德森等學者的研究顯示，歐洲中心論的民族概念不能運用在解釋世界各國的形成。由於前殖民地對當地領土獨裁的切割所建立的民族國家，二次大戰以後非洲和亞洲發生的非殖民地化過程提供了許多例子，同樣地，近代中亞五國獨立建國引起許多學者的注目。

1978 年法國俄史學家德安格斯(Helene Carerre d'Encausse)預告蘇聯將有族群衝突的威脅。⁶關於蘇聯時代中亞五國民族主義的形成，奧地利科學學院教授富拉葛納(Berg G. Fragner)提出蘇聯民族主義(Soviet Nationalism)⁷的概念。富拉葛納主張蘇聯政策對民族行為並非敵對，反而，蘇聯採用的是促進民族情感的政策，民族主義在蘇聯被認為是動員民眾的主要因素。因此在蘇聯領土中創造了新的民族領土。羅伊(Olivier Roy) 指出，蘇聯的民族政策是爲了打破俄羅斯、烏克蘭、喬治亞、哈薩克等已存在的民族主義而形成的⁸。史達林創造了許多新民族，各民族被賦予平等權益。雖然蘇聯爲文化共同體，促進土耳其語言以及伊斯蘭教，但是 1920 年代創造的中亞五國不是設計爲主權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而是將所有的民族融合在一起爲蘇聯人 (homo sovieticus)的工具，所以地方政治的虛弱作爲民族政策的基礎。羅伊主張，蘇維埃是個假的空架構，各國的共產黨、行政單位、大學都建設爲給曾經未存的民族形成民族國家。民族主義在中亞不是一個意識形態，是個「慣習」(habitus)。

⁶ Helene Carerre d'Encausse, *L'Empire Eclate: La Revolte des Nations en URSS*, Paris, 1978

⁷ Berg G. Fragner, 'Soviet Nationalism': An Ideological Legacy to the Independent Republics of Central Asia, p.13

⁸ Olivier Roy, *La nouvelle Asie centrale ou la fabrication des nations*, (Edition du Seuil, 1997), Translated to Turkish by Mehmet Morali, Metis Yayinlari, Istanbul, 1997, p.8